

陳贊一在世界華文微型小說經緯線上的位置

凌鼎年

凌鼎年，中國作協會員、世界華文微型小說研究會會長、作家網副總編，亞洲微電影學院客座教授、西交利物浦大學校外導師、蘇州健雄學院婁東文化研究所特聘研究員、蘇州市政府特聘校外專家、中國微型小說校園行組委會主席、講師團團長，美國紐約商務出版社特聘副總編、香港《華人月刊》特聘副總編、美國小小說總會小小說函授學院首任院長。

我從 1975 年開始寫第一篇微型小說，一晃 50 年了。我 1994 年第一次出國，到新加坡參加首屆世界華文微型小說研討會，轉眼也 32 年了。我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以微型小說創作為主。1990 年初，我從微山湖畔的煤礦被人才引進，到市政府的僑務辦公室工作，開始從事涉外工作，為海外華人、華裔、華僑服務，因工作關係，我能接觸到海外的報紙、雜誌，也開始了在海外報刊發表作品。也就是說從九十年代初開始有意識地關注起海外華文作家的創作情況，尤其關注海外微型小說創作的動態與作家情況，有意識地收集世界各國微型小說資料，整理過香港微型小說集子目錄等，對香港的微型小說創作有大概的瞭解。從那時起，就知道陳贊一這名字了，知道他與劉以鬯、陶然、東瑞、林蔭、海辛、阿兆、也斯、周蜜蜜、鐘子美、秀實、陳少華、陳荭、吳敬之、金力明、陳德錦、李華川、蘭心、吳佩芳、君比、松木等香港作家在寫微型小說，或發過微型小說。當然，那時香港把這

文體稱之為“迷你小說”，臺灣則叫“極短篇”。名稱不一樣，實則就是中國內地的微型小說或叫小小說。也就是說，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陳贊一的微型小說創作就進入了我的視野。我因為參加海內外文學活動較多，特別是微型小說活動就更多些，有不少還是國際文學研討會，凡國際文學研討會通常要與會者提交論文，要作發言，我幾乎清一色寫有關微型小說的內容，其中多次提到香港的微型小說創作，提到香港寫微型小說的作家，自然也提到過陳贊一，畢竟，他是香港微型小說文壇的主力幹將。

我先後六七次到過香港，見過劉以鬯、林蔭、陶然、東瑞、阿兆、陳蕊、秀實、陳少華、蘭心、吳佩芳等不少作家，有的還見過好多次，但實話實說，陳贊一的印象不深，可能他較少參加這類活動，交集的機會就少。

1999年，我策劃成立世界華文微型小說研究會，新千年在新加坡註冊，後，在菲律賓馬尼拉的成立大會上，我出任秘書長。在其位，要謀其政，這樣，我與各國各地區寫微型小說的作家接觸就更多了，在香港，聯繫比較多的是東瑞、陶然、鐘子美、陳蕊、阿兆、秀實等，與陳贊一的關係一直是淡淡的泛泛的，沒有多少實質性的交往，但不妨礙我讀他的作品，瞭解他，欣賞他，記住他。

多年來，我先後去過60多個國家，也促成了澳大利亞成立澳華微型小說學會，推動了瑞士成立微型小說協會，策劃了成立美國微型小說分會等，並與三十多個國家與地區的華人作家建立了聯繫，推進了當地國的微型小說創作。相比較而言，港澳臺微型小說創作更活躍一

些，像中國臺灣有極短篇小說協會，中國香港有香港微型小說學會。後來我知道，香港還有陳贊一博士微型小說研究中心，這個文學團體近年特別活躍，活動接二連三。但主要都是陳贊一的夫人在與我具體聯繫。至今，我也沒有陳贊一的微信，說出來讓人難以相信。

但對陳贊一博士微型小說研究中心的一系列活動，我還是很讚賞，很支持的，因為對微型小說文體的發展、繁榮有利啊。他們的多項活動進入2024年、2025年世界華文微型小說十大新聞，並把他評為2024年世界華文微型小說十大新聞人物，2025年又蟬聯世界華文微型小說十大新聞人物，這在世界華文微型小說研究會的歷史上還沒有過。

我覺得世界華文微型小說研究會需要像陳贊一博士這樣低調、務實，願奉獻，肯付出，不聲不響，不爭不求，做實事的作家、活動家。

疫情過後，世界華文微型小說的格局發生了一些變化，平心而論，就近年的情況去看，陳贊一博士微型小說研究中心為微型小說文體發展做得事最多，貢獻最大。一定會在世界華文微型小說史上，留下一筆。

陳贊一博士在世界華文微型小說文壇處在一個什麼位置？本文從兩個方面來評析、論證。一是微型小說創作方面的成績，二是微型小說活動方面的貢獻，就像金幣的正反面，合起來構成了相對完整的評價。

一、陳贊一博士微型小說創作淺析

陳贊一博士出版過微型小說集子《一點道理》《死亡死亡》《陳贊

一《微型小說變奏》等3本，還有多篇作品被收入到其他集子。其中，《陳贊一微型小說變奏》還被改編為漫畫，更加雅俗共賞，傳播面也更寬。陳贊一博士的微型小說有海內外多位評論家寫過評論，像香港資深微型小說作家東瑞、海辛、林浩光、阿兆，與李淑文、司徒修蘭、黃仲麟、洪萱懷，還有大陸著名學者袁良駿教授、楊劍龍教授等都給他的集子寫過代序寫過評論。

我是作家，不是評論家，我只能從同行的角度，用作家的眼光，從單篇作品切入，進行淺顯的點評，一家之言而已。

1、《陳贊一微型小說變奏》評點

《陳贊一微型小說變奏》我一看書名就有了興趣。為何？變奏變奏，我的理解就是用不同於常規的手法，對情節、人物進行重新演繹，從而給人一種耳目一新的感覺。我很想看看陳贊一如何把微型小說題材進行變奏？

打頭稿就是《奶奶怎會變成有害的昆蟲？》，一看題目，果然不同凡響，奶奶竟然變成了有害的昆蟲，我也很想知道為什麼，於是一睹為快。小說是從剛滿五歲的承祖打蟑螂說起的，五歲的孩子，剛剛有點懂事，有點記憶力，因為聽大人說：蟑螂是有害的昆蟲，於是小小年紀的他見之打之，還在街上一腳踩死蟑螂……

下一個鏡頭，切換到媽媽被一輛貨車撞倒，死在了醫院。

再切換一個鏡頭：當承祖在家裡再次看到蟑螂，又準備打之時，他爸爸念孝說：它也許是你奶奶的魂魄變的，你奶奶要來看我們。

剛滿五歲的承祖當然無法理解爸爸的話，蟑螂怎麼會是奶奶的魂

魄變的呢？——這就是成年人的複雜思維與兒童天真思維的不同與差距。帶有幾分荒誕色彩，卻有幾分合理性，雖為迷信，可解釋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這也就是小說的魅力。有意思！

《遺產》就更有意思了。錢澤庭的父親去世，請人幫忙做喪葬事宜，他選擇了最便宜的一套，準備省下錢來，用繼承的遺產，把小房子換成大房子，再換輛豪華的勞斯萊斯，甚至想好了再買一艘遊艇，因為他知道父親有幾千萬的遺產，夠他揮霍的。

讓他大喜出望外的是：他父親錢心高的遺產，竟然有一億四千七百六十二萬，大大高出他的預計。但陳贊一筆鋒一轉，讓黃律師宣讀了他父親的遺囑。正沾沾自喜的錢澤庭萬萬沒有想到，父親的遺囑有這樣一句話：“以澤庭付我殮葬費的一百倍分給他，其餘的，成立基金，作慈善用途。”——這結尾妙，妙不可言。把他父親的精明、算計、預見、胸懷，與兒子的貪婪、不孝，雙雙刻畫得淋漓盡致。讓讀者感慨萬千，唏噓不已，甚至脫口而出：“活該！”

《吃飯》是篇擬人化的小說故事，主人公是小昆蟲螞蟻。切入點是五歲的翠玉吃飯時掉了一粒米飯，對孩子來說，吃飯時掉一粒米飯算不了大事，但對小小的螞蟻來說，等於天上掉下個林妹妹，這一粒米飯，可供多少螞蟻飽餐一頓啊，於是，一隻勤勞的螞蟻發現後，開始了搬運。它的搬運之路困難重重，幾次挫折，幾次失敗，可小螞蟻不屈不撓，失敗了從頭再來，最後的結局是個悲劇，五歲的翠玉，無意間一腳將那只黑色的螞蟻和那粒飯踩扁了……

翠玉當然是無辜的，但小螞蟻的精神是不是讓人敬佩，讓人久久

難忘？至少，我是敬佩的。一篇微型小說，有這效果，就是成功。

《宗教大全》也是一篇頗耐人尋味的作品。

子仁積攢了 5000 元錢，準備買那套他心儀已久的《宗教大全》，這是作品的引子。

接下來跳到另一個似乎不相干的情節上：子仁的菲傭麗莎接到電話，他的丈夫突發心臟病，死了，她沒有錢回去奔喪，哭了。

子仁聞訊後，把準備買《宗教大全》的五千元給了麗莎，讓她去買飛機票回菲律賓辦喪事。

子仁的妻子對丈夫拿出 5000 元錢的做法有看法，問：《宗教大全》不買了？

子仁說：不買了，因為他已知道答案了。

小說到這裡戛然而止。讀得粗的讀者可能沒有明白，如果細一回味，即能理解作者的苦心了，這故事告訴讀者：宗教的宗旨就是幫助他人。做，遠比讀更重要。《聖經》上不是有：“施捨比接受更令人愉快嗎？！”

《無餘》像篇哲學故事，是篇意味深長的作品，是這本集子中的精品。如果說舞臺，就是四海小廚的水族箱，如果說演員，就是若干條石斑魚，如果說故事，就是石斑魚的各自表演，最終揭示的是石斑魚的命運。似乎在寫魚，在寫魚的際遇，在寫魚的命運。其實，何嘗不是在寫人呢？魚缸裡從有魚到無魚，是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幾條石斑魚各有各的小算盤，各有各的精彩表現，如影帝一般，可命運最後是一樣的，被蒸只是早點晚點而已。《無餘》明明說的是魚，

從有魚到無魚，但題目是《無餘》，作者告訴我們：這樣的表演在一輪又一輪重複，這樣的命運也在一輪又一輪重複。無餘是一種象徵，一種寓意，不同的讀者應該有不同的感悟。——深刻！

從藝術手法上說，這屬回返複還、重章疊唱。中國微型小說作家劉國芳最擅長這寫法。

《遺物》，是一篇諷刺小說，甚至可以當做雜文讀，是篇很深刻的作品，把人性的兩面性淋漓盡致地刻畫了出來。在中國民間某些地區，卻有老人病逝，或年輕人意外死亡後，把他生前的衣服燒掉的習俗。你看，當姐姐車禍死後，小鈴發現媽媽準備把姐姐的衣服拿去念恩庵燒給她，理由一套套，原本也無可厚非。在燒姐姐的衣服，小鈴想留一兩件當作紀念，媽媽堅決不同意，說留死人的東西不吉利的、危險的，有意思的是，當她發現首飾箱裡有鑽石項鍊、鑽石戒指後，就不捨得丟了，剛才的那些所謂的理由，在物質誘惑面前，瞬間煙消雲散。作者沒有一字一句的批評，沒有片言隻語的責怪，沒有丁點的譴責，只是客觀地講述，如實地描寫，卻燭照了某些人貪婪、骯髒的內心，相當於川劇中瞬間的變臉，一針見血，卻諷刺到骨，深刻！

《一生》，看似簡簡單單兩個字，其實是個嚴肅的主題，宏大的敘事。多年前，小瀋陽在春晚表演的小品中，有一句經典的臺詞：眼睛一睜一閉，一天過去了；眼睛一閉不睜，一生過去了。作者在《一生》中，用電梯為載體，暗喻人間，一樓二樓……，進進出出，開門、閉門，又濃縮為幾個意像：取薪水、交租、買米；鬧鐘響、起床、離開房子、進入房子、關燈、睡覺；淘米、燒飯、拿起飯碗、吃飯、

放下空碗……普通人的一生，大概就是某種循環往復，生生不息而已——發人深省。

作者用最少的文字，概括之，敘述之，讓讀者用最短的時間閱讀之，領悟之，也是一種本事，一種功德。

一個“愛”字太沉重，什麼叫愛？作者在《愛》這篇不到百字的小說裡，詮釋得淋漓盡致。——花盆從高空墮下，砸到孩子，路人會慶倖地說：“幸好不是砸中我！”可孩子的母親卻說：“為什麼不是砸中我！”——無需解釋，無需議論，無需誇讚，這就是母愛！愛得真，愛得深，愛得切，才會無需思考，脫口而出。

《故事集》，集的是故事，什麼故事？人的故事，作者用墓誌銘來替代故事，並選擇了個別性與普遍性的例子。那個墓碑上寫著“一生鞠躬盡瘁，為丈夫和兒子獻上生命”，屬個別性。文字是中性的，看不出是驕傲，是心甘情願，還是埋怨，或者算最後的吐槽？——她是說個自己聽的？或者說給丈夫、兒子聽的？抑或說給後輩聽的，他人聽的？

而只寫死者的出生和死亡的日期，就是他們一生的故事。——就是普遍性。——是不是可以這樣說，對大部分芸芸眾生來說，無非來過這世界，至於他的所作所為、所言所行，對這個世界，對後人，無關緊要，不寫也罷，寫了，也不一定有人會關注，會願看願記。我依稀記得，有人在墓碑上刻著：“我來過了，現在，我走了。”還有人寫“愛過、恨過，值了！”如此簡單，似乎已足夠足夠。

張岱是明代的一位文學家，我很欣賞他的作品，記得他的《自為墓誌銘》這樣寫道：“好精舍，好美婢，好鮮衣，好美食……勞碌半生，皆成夢幻。年至五十，國破家亡，今當葬我於山水間，碑曰：‘癡人張岱之墓’。”——張岱是名流，千萬分之一的精英。其墓誌銘是個例。至於為後人留下精神財富，留下痕跡的人少之又少，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就是《故事集》裡只留出生和死亡日期的那些亡靈。——讀這篇小說，百感交集，又豁然開悟。如果你只是平頭百姓中的一員，你還有什麼想不開的呢。

《熱線》算是陳贊一比較長的一篇微型小說，如果粗粗翻閱，會感到寫得瑣瑣碎碎，沒有啥大意思。但如果認真細讀，會悟到很多。這篇小說的主人公是溫程遠，也就是七號，好朋友熱線的一位客服。他上班的時間裡接了一個又一個電話，沒有什麼國家大事，沒有什麼值得一記的新聞，全是婆婆媽媽，家長裡短的杯底情感波瀾，甚至有點無聊。這個冠名“好朋友熱線”電話不是公益的，是收費的，每五秒收費一元，乖乖，還蠻貴的呢。可偏偏打的人很多，有美寶、大富、小傑、墨太、素梅……為什麼呀？閑得蛋癢？錢多得沒有地方花？NONONO!_作者要揭示的是現代社會的一種親情冷漠、消淡的通病，近在咫尺，卻又似遠隔千里。你看，回到家的七號溫程遠，想與家人聊聊，傾訴傾訴，結果，弟弟不在家，母親不理解他，老婆離婚了，即便要兒子的撫養費，也不願通個電話，面對薄情，最後他也只能打給好朋友熱線，接線的是八號。循環往復，人人如此——太諷刺了，太怪異了，只

能說：這個社會病了，病得不輕。——小說的深刻性就在這裡。

請問，你讀懂了嗎？

《誰錯》一百多字，比中國內地流行的 600 字的閃小說還短，卻描寫了一個孩子摔倒的場景，引出了父母教育孩子的大問題，確實有這樣的父母，或這樣的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只要孩子磕了碰了，打爛了東西，不是責怪孩子不小心，或教導孩子以後怎樣注意，如何避免，不致重蹈覆轍，而是找個藉口，怪罪地，怪罪桌，怪罪椅，怪罪樹，怪罪車……反正總有可怪罪的對象。這樣，長此以往，孩子養成了都是別人錯的習慣，對他將來踏上社會，融入社會很不利。——其實，這實在是父母的錯，教育者的錯。

《再來一次》的故事，發生在香港，但何金髮的故事似曾相識。為什麼？因為類似的事情，在中國其他地方也常有發生。最典型的，有人生病了，躺在醫院了，被醫生教育後，他決定遵醫囑，發誓：以後再不喝酒了，再不抽煙了，再不熬夜了，再不……可，一旦出院，身體恢復後，很快什麼都有忘了，酒照喝，煙照抽，夜照熬……還有，某些貪官，何嘗不死如此呢？

何金髮的故事對某些讀者來說，算不算警鐘長鳴？該不該悟出些教訓？

《思念》值得一讀，我推薦這篇，並不是這篇故事多曲折，多引人入勝，人物多典型，而是《思念》包含的內涵很深刻。

神學院畢業的李先生系上水基督教堂的傳道人，他去探訪青年團

契一位叫周念慈的姊妹，發現她家的半身櫃上放著她剛去世父親的大幅相片，他就開始傳教了，說什麼宗教不容許拜偶像，人死如燈滅，要求周念慈將她父親的相片收起來，在書呆子李先生眼裡，擺放遺照，屬於迷信，無神論者，不信這套，多此一舉，沒有必要。

寫到這裡，作者筆法一轉，跳到另一場景，李先生去探望作家的老師趙牧師，結果發現趙牧師廳中的半身櫃上，也放著一張很大的相片，是他太太的遺照——這不是與他學的教義不合嗎？自己的老師難道不知道教義？他懵了，無非解釋了。

誰知，趙牧師說：“當你真正地深愛過，你就會明白。”——畫龍點睛之筆，堪稱豹尾。

2、陳贊一微型小說集子《一點道理》評點

陳贊一的微型小說集子《一點道理》裡有篇《剝皮》。千萬別望文生義，瞎聯想，那可不是剝人皮，故事講述的是街頭小商販剝麻雀的皮。並以“化痰補精，滋陰壯陽”來招徠顧客購買。我開始以為是一個關於環保的故事，或者是批評、譴責不注意保護小動物的故事，結果，前面的就像引子，引出的正戲是：員警來了！——這一幕何等眼熟。放在中國內地，就是“城管來了！”

我在想，陳贊一在這篇作品裡，到底要告訴讀者什麼？——是底層小百姓謀生的艱辛？是員警的執法過度？是鳥雀的不幸？是剝皮的殘忍？是小姑娘的舉報的正義？……或者兼而有之？

——記得有位評論家說過：一篇小說如果多義，不同層次的讀者能讀出不同的含義，通常來說，是篇好小說。我信哉。

《張教授之死》有點像偵探篇，題目就是個問題，就是個懸念，即張教授怎麼死的？無非三種可能：一，自然死亡；二，自殺；三，他殺。他殺中又分仇殺，情殺，謀財害命等。有人判斷為自殺。於是，開始抽絲剝繭，層層遞進，試圖還原自殺的真相。但竟反轉了，結局出乎意外：被殺！那兇手是誰呢？——更讓人驚恐的是：可能是你們，也可能是我們。為什麼？自己去琢磨、回味吧。

《路》，如果把題目改為《希望》也很確切。仲仁與健行是老同學，在公園裡散步，健行與仲仁相遇了，幾十年不見，回憶起小學時的種種往事，譬如，有次作文課，題目是《我們的希望》，學生時代理想很豐滿，仲仁希望做作家、畫家、作曲家，又想做飛機師、軍人等，希望做官，健行希望做銀行經理，有自己的百貨公司。

結果踏上社會後，仲仁在父親的大排檔幫忙；健行教了30年書。所謂現實很骨感。

最後，仲仁生病住院了，只希望死得痛快！

兒時的希望，與暮年的希望大相徑庭。這就是現實，這就是人生。

這使我想起有人說：這輩子不修長命百歲，不修來世，只修死得無痛苦！——也許年輕讀者讀之感受不深，甚至認為矯情，但上了年

紀的讀者會一種震顫感或深深的同感。

不信，你去寺廟裡看看，確實有些年歲相對大一些的善男信女，去寺廟裡求神拜佛，不是求發財，不是求當官，不是求有豔福，甚至不是求長壽，而是求好死。這打破了中國人的傳統觀念：好死不如賴活著。我曾經寫過一篇微型小說，寫有個老頭搓麻將，因了杠頭開花，開心大叫，樂極生悲，當場去了。有人說是悲劇。我說：於自己，於兒孫，都是幸事。——這與陳贊一的《路》，有異曲同工之妙。

《算不了甚麼》寫的似乎是兩個萍水相逢的老頭一次偶然相遇，一次漫不經心的閒聊，說了幾句關於死人的新聞，諸如某建築工地升降機下墮，死了七人；某工廠火警，死了近百人。於是，又引出舊聞：非洲一年餓死多少人；抗戰，打死多少人。結論是地球上秒秒鐘都有人死，四十幾億人，死掉一兩億也算不了什麼。——從宏大敘事，宏觀來說，也不能算錯。但第二天，報上刊登了兩個老頭其中一個，因交通意外，死了。——這令人想起作家方方說的一句名言：一粒塵埃落到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大山。——沒有個體，哪來集體。用集體來替代個體，是多麼荒謬。

從小說的角度講，《放》算一篇不錯的小說。沒有說教，沒有結論，只有如實的敘述，客觀的描寫。新生嬰兒病房一個場景，臨屋區一個場景，兩個場景串連在了一起，就構成了一篇完整的小說。平心而論，黃警長是個有人情味的警長，甚至是個有愛心的警長，這從他在新生嬰兒病房抱起七號床嬰兒的細節可知。但

在臨屋區搜查非法入境者時，他的身份是警長，他是在執法，面對三歲兒子的媽媽，他為難了，秉公處理，把三歲兒子的媽媽驅逐出境，就會造成母子分離，於心何忍？若睜一眼閉一眼，放過這沒有長期居留證的，那就是知法犯法，真的為難。小說留下了空白，留下了供讀者想像的餘地。我聯想起一句很有名的臺詞：法律無非人情。這個故事觸及了許多讀者心中最柔軟的那塊地方。

《信》是一篇有可讀性的作品。這篇小說像一個心理測試題，整個過程，涉及了心理學、社會學、傳播學、民俗學等多個領域。應該說旺財這人是個人物，工於心計，他利用人們的趨吉避凶，愛財怕死的普遍心理，設計了一封荒唐可笑的信件，又抓住張小姐貪財的心理，讓事態按著他預先設計的軌道運行，以致一傳十十傳百，到最後在回傳到他手裡時，連他自己也不得不信了，連他也入局了，滑稽嗎，可笑嗎？這個遊戲有意思，啟迪我們想得很多很多，

《五次電話鈴聲》是寫“豐盛人生小說創作比賽”的，因為我多年來操辦過多個文學徵文大賽，也獲過很多獎項，應邀出席過不少頒獎會，故我對這個題材比一般讀者更有興趣，更有切身體驗，或者叫更有代入感。我饒有興味地讀了。故事的主脈絡是這樣的：主辦方的工作人員余立人接了五個電話，其中有優異獎得主、亞軍獎得主、季軍獎得主、冠軍獎得主，因這樣那樣的原因一個個都無法來出席頒獎典禮，這讓工作人員余立人很傷腦筋。故事談不上有多少微言大義，但有一種荒誕的真實感，滑稽的真

實感，讓人感慨，讓人哭笑不得。如果主辦方真的碰到這樣的情況，該有多失望多尷尬啊。這樣的事情真會有嗎？也許有，至少不無可能。

《火祭》是文學圈裡的人與事。主人公叫張民好，寫了一部小說，出版社不肯出版，是小說寫得不好不精彩嗎？顯然不是，因為，後來同題材的電影上映了。這無非說明：張民好的小說作品是優秀的，是社會關注、歡迎的題材，只不過出版社編輯有眼不識金鑲玉。當然，也可能被剽竊了，這種事，在文壇不是沒有，我就遇到過，我文友也遇到過。然而，寂寂無名的小人物張民好既無法證明是電影與自己寫的題材撞車，也無法證明電影是不是剽竊，更無法證明自己的創作先於電影，為了怕被別人說成自己是抄襲電影的，只得痛苦地無奈地把書稿燒掉，誰知老婆還不讓他燒，怕燒紙熏黑廚房，手稿只准丟進垃圾桶——文人的可悲啊，無名業餘作家的可悲啊。我為張民好掬一捧同情之淚。

《沉默》講了一個靈修的故事。所謂“靈修”就是以“心靈療愈”“靈魂塑造”“潛能開發”等口號為噱頭，招徠學生，靈修在中國內地被認定是以斂財為目的為非法組織，故很少。在陳贊一筆下，那靈修導師故弄玄虛，百問不答，沉默為金。結果他堅持幾小時後，慢慢走出教室，他的引而不發，假作高深，反而贏得了學員的尊重、感激、滿足。你看荒唐不荒唐？滑稽不滑稽？可笑不可笑？——有人說：有怎樣的老師，就有怎樣的的學員，反過來說，不也可以說：有怎樣的學生，就有怎樣的的導師！

《三個喜歡美麗鳥兒的人》，耐人尋味。作者告訴讀者，即便是同行者，即便都是愛鳥者，但可能出發點不同，你們看看，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在樹林中尋找美麗小鳥，觀察美麗小鳥，誰知青年人的欣賞美麗小鳥與老年人、中年人的欣賞不一樣，老年人、中年人是欣賞自然界自由自在、活靈活現的美麗小鳥，青年人卻用槍打下美麗小鳥，回去製成標本，再欣賞。青年人認為被他打下的這小鳥，是他標本中最美麗的，但讀者認為他的做法是最不該的、可恥的、令人反感的。記住，同行者不一定是朋友，更不一定目標一致，終點一致。

3、陳贊一微型小說集子《死亡死亡》評點

陳贊一博士 2002 年 3 月出版的微型小說集子《死亡死亡》，我有這書，不知是陳贊一贈予我的，還是我自己買的？因為不是作者的簽名本。這本集子的作品，我拜讀過。我之所以感興趣，首先是書名，一般作家偏愛給自己的集子起一個高大上的書名，或詩情畫意，或陽光春風，或哲理禪意，或意韻深長，以顯示自己的學養深厚，或寓意自己作品的高深莫測，或抓讀者眼球，利於行銷，但陳贊一有點反其道而行之，乾乾脆脆，用了直白的《死亡死亡》。這種書名，有不少作家是忌諱的，常避之遠之，但陳贊一大有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的架勢。後來我知道，陳贊一既是國學家，又是基督教徒，他的精神世界已到了另一個維度，另一個高度，對生死已參透了，已悟道了，死，只是個課題，只是個哲學概念，也就坦然處之了。其實，死亡與愛情

一樣，也是文學藝術永恆的母題。有人用哲學的詞彙去闡述，有人用宗教的語言去佈道，有人用政治家的口吻去解讀，陳贊一則用文學的故事去講述去描摹，讓讀者在潛移默化中理解、領悟。

這本集子中的 57 篇作品，長的千餘字，短的數百字，都是新千年前後創作的。基本上是在描寫、探討生老病死這個主題，故事、人物都相對集中。看得出，陳贊一是個注意觀察生活的人，他作品中出現的人物應該都是他熟悉的人，瞭解的人，他們的音容笑貌，他們的一言一行，他們的內心世界，他都有所洞悉，故而他筆下的人物對讀者來說有一種親切感，仿佛在哪見到過，也許是親戚，也許是鄰居，也許是同學，也許是同事，也許是朋友。陳贊一筆下的故事不是那種刻意地虛構，追求驚悚效果，而是如數家珍，娓娓道來。陳贊一寫了各種各樣的死，有正常老死，有車禍死亡，有自殺，有被殺，有病死，他不僅僅是寫某個人的死，更是寫死者周圍的人的種種，或親人，或小輩，或朋友，或同事，或同學，對死者的所作所為，對死者故去的態度，折射出這個社會的光怪陸離，反映出香港的世態人情。在這短短的一個個小故事中，傳達給讀者的是生命的脆弱、生命的無常，以及生命的生生不息，與博愛與作者的悲憫之心。

《橫》一、二、三，寫了三個小故事，都是寫壁虎的，壁虎不是主人公，也不是擬人化寫法，起到了中心道具的作用。甲太太打死壁虎，與她女兒被汽車撞殘，斷了一條腿，理論上說沒有因果關係，但總會讓讀者引起聯想。頗可咀嚼的是第二個故事，關鍵字是“你真不夠運”，真的是運氣問題嗎？可以用運氣來解釋嗎？最妙的是第三個

故事，妙在最後結尾教授發出類似靈魂拷問：“你真不該大便，你為什麼要大便？”——要知道事情的緣由就是教授去大便時，壁虎在他論文上拉了一粒糞便，由此被教授打死的。壁虎的死，引發了教授“生命真是脆弱”的感慨，這種偽善也就算了，教授竟還自辯說：我本不想打死你……”教授這種所謂正人君子的虛偽、詭辯，被刻畫得入木三分。

描寫死亡的微型小說我讀到過，但整本微型小說集子都以此為主題，至少我還沒有讀到過，應該是填補出版空白的。從這個意義上講，這本微型小說集子在世界華文微型小說文壇就有其獨到的價值，有自己的位置。

陳贊一博士的這本《死亡死亡》還有一個寫作特點就是文體的探索，有編年體、有寓言體、有故事新編、有荒誕篇、有動物篇，有信件篇。譬如打頭稿《死神》的內容就荒誕不經，匪夷所思，但留給讀者的是思考，讓讀者看到了權力的傲慢，讓讀者領悟了什麼叫命運，即網路上流傳的一句金句：不知意外與明天哪個先來到？

《一步》僅僅幾百字，但作者用了兩個不同的視角，一個是文中主人公志威的視角，一個是蟑螂的視角，因為身份不同，立場不同，對問題的看法就完全相反，這大概就是所謂換位思考，從而啟迪讀者思索。

著名微型小說作家沙黾農說過：微型小說是結尾的藝術。這屬一家之言。確有微型小說作家專在結尾上下功夫。陳贊一的《再活一次》就與眾不同，用了三個結尾，為小說提供了不同的可能，為讀者提供

了不同的審美。上世紀九十年代時，深圳的教師曹清富做過微型小說續尾實驗，即把一篇優秀的微型小說的結尾截去，讓中學生各自續尾，讓學生參與創作，結果發現有些學生的結尾比原作者的還要精彩。我也嘗試過一篇作品兩種結尾。

《成長》是篇另類作品，沒有一個貫穿全文的主人公，不是寫一個人的故事，而是一個編年史，一個生命 200 年的編年史，是宗教的輪回思想？是生命的生生不息？是生命的偶然？是生命的必然？不同層次的讀者有不同的理解吧。另一篇《史》，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感覺簡得僅剩構架，少了血肉。

《不倒翁》可以當作寓言讀，也可以當作神話聽。令人想起《愚公移山》的故事，愚公的子子孫孫只幹一件事，就是移山。泰山老翁與他的兒子、孫子也只幹一件事，推到石頭不倒翁，都沒有推倒，最後上帝用利斧將石頭一劈為二，兩半的石頭一塊刻著“死”字，一塊刻著“神”字，作者想告訴我們什麼呢？而衍生出的另一個泰山故事，似乎更有意思，是中醫與西醫之爭，或者歸於中醫與西醫孰好孰孬，還是歸於信仰？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陳贊一博士的文體探索我很欣賞。我一直想主編一本《微型小說文體探索大觀》，但考慮到市場銷路，怕出版社不願出，而投入不少精力，導致無效功，就沒有付諸行動。只編了一本《恐龍復活——凌鼎年荒誕微型小說集錦》，反正是自己的作品、自己的集子，出版不出版，何時有機會出版都無所謂，看天意吧。

陳贊一的微型小說創作，如何評介？既可以放在香港微型小說文壇來評判，也可以放在世界華文微型小說文壇來評判，一個是地區範圍，一個是世界性範圍，是兩個不同層次的參照系。

陳贊一創作過 120 多篇微型小說作品，出版過 3 本微型小說集子，放在香港微型小說文壇來觀照來評判，應該是名列前茅的，或者說前三位的。據我瞭解，像香港的劉以鬯、周蜜蜜等，名氣都不小，譬如劉以鬯的微型小說《打錯了》，影響就很大，但他不是以寫微型小說為主的，只是客串寫微型小說；周蜜蜜是以兒童文學為主的，微型小說也只能算客串的。香港真正寫微型小說比較多的是東瑞、陶然、陳贊一這三位，其中，東瑞的微型小說產量最高，出版專集超過 20 部，其作品在港澳臺、東南亞及中國內地發表、出版、流傳較廣，多次入選兩岸三地的教材與選集，影響顯而易見的。

陶然呢，出版過 6 本微型小說集子，他當過《香港文學》的主編，被視為香港都市文學的代表之一。可惜，英年早逝。

陳贊一微型小說的特點有九：其一，短小精悍；其二，風格簡潔犀利；其三，擅長捕捉市井生活片段；其四，融合雜文的寫法；其五，文體探索，有編年體、書信體、對話體等多種寫法；其六，有擬人化、動物、植物視角等多種探索寫法；其七，在香港本地報刊開設專欄，有一定影響力。；其八，陳贊一對微型小說是真喜歡，投入了極大的精力與物力；其九，陳贊一於微型小說是創作與推介雙管齊下，他舉辦了一系列宣傳、繁榮微型小說創作的活動。

二、陳贊一博士對世界華文微型小說的貢獻

陳贊一博士主要有三個頭銜：國學家、文學家、茶道家，其實，他還是個教育家、社會活動家，與成功的企業家。陳贊一博士作為學者型作家，單他的其人其文可寫的就很多，但俗話說：在商言商，在文言文，我作為微型小說作家只談談他的微型小說創作，與他對微型小說事業的貢獻。

陳贊一博士作為作家，不但自己創作，還注重培養文學新人，在香港學校中播灑文學的種子，在中小學校曆舉辦各種文學徵文活動，設立了多個與中小學有關的文學獎勵項目。特別令我敬佩與興奮的是他與他太太曾群英一起，以陳贊一博士基金會的名義設立了香港微型小說教育及研究中心，以及微型小說創作、微型小說研究獎項，如“陳贊一博士聯校微型小說創作獎”“陳贊一博士世界華文微型小說創作獎”“陳贊一博士世界華文微型小說研究論文獎”等等，這些獎項的推出，一要花人力物力，二要拿出真金白銀來。在物欲橫流的香港，能做到這點，沒有點文學情懷，沒有點文學理想，是很難做到的。陳贊一夫婦是做實事的，世界華文微型小說事業的繁榮需要這樣的實幹家，他們為世界華文微型小說事業所做的貢獻已記錄在我已經出版的《世界微型小說百年大事記》一書中。借此機會，我也向陳贊一夫婦表示我的敬意。

記得 2022 年時，陳贊一博士教育基金香港微型小說教育及研究中心主任陳曾群英聯繫了我，聘我擔任他們中心的專家創作委員。從那開始，陳贊一博士與微型小說的幾個關鍵字頻頻出現在我微信裡、電

腦裡。

陳贊一在工作之餘，也是一位微型小說創作者，他還熱心於推動微型小說創作。

據我瞭解，早在 1999 年，陳贊一與東瑞等作家在一次文友聚餐中，提起香港沒有微型小說學會，陳贊一建議創辦香港的華文微型小說學會。應該為這提議記一功。

香港華文微型小說學會成立後，東瑞先生出任會長，陳贊一出任副會長。在當年，確乎是最合適的人選。一搭一檔，配合默契。

陳贊一和東瑞先生及其他一些微型小說作家合作編過一些微型小說的書刊，也搞過微型小說創作比賽。但因為東瑞是會長，陳贊一又生性不太願拋頭露面，我與他一直沒有直接的聯繫。

2020 年，第八屆世界華文微型小說研討會在香港召開。陳贊一與陳曾群英都參加了，應該是見過面的，只是他素來低調，不張揚，不善與人溝通，好像沒有與我交換名片，沒有交談、交流，沒有建立聯繫，也就沒有詳談。只記得那次研討會上，陳贊一夫婦還把出版的《微型小說 2010》派發給與會的各國作家。

2022 年 11 月，陳贊一博士教育基金有限公司發起舉辦了第一屆陳贊一博士世界華文微型小說創作獎（2022-2023 年）。

這個獎項旨在推動華文微型小說創作，每年在全球評選出一位作家的優秀微型小說作品，字數 1500 字以內，作為香港中學生學習微型小說的範本，讓香港中學生透過閱讀優秀的微型小說作品，學習創作微型小說，從而提升他們的正向思維，生命質素與創作能力。

獲獎者獲頒發獎盃一座、獲獎證書，與 1 萬港幣的獎金。

“第一屆陳贊一博士世界華文微型小說創作獎”。從 2022 年 12 月 1 日開始收稿，到 2023 年 3 月 31 日截稿。

陳贊一博士世界華文微型小說創作獎以後每年一屆。

徵稿啟事發出後，得到了世界各國各地區華文微型小說作家的支持，與投稿。

2023 年 8 月，陳贊一博士教育基金有限公司舉辦的第一屆陳贊一博士世界華文微型小說創作獎（2022-2023 年）在香港揭曉，本人專門為此創作的微型小說《爺爺的柿子樹》獲第一屆創作獎。

同時，第一屆陳贊一博士世界華文微型小說研究論文獎（2023）也開始了。舉辦目的：推動華文微型小說研究，每年在全球選出一篇優秀的華文微型小說研究論文。

對象：年滿 21 歲的全球華文微型小說研究者。

稿件要求：

- 1、所研究的華文微型小說文本的作者，必須出版了兩本或以上的華文微型小說專集。
- 2、參賽作品要有註腳和參考書目。
- 3、參賽作品須以華文為書寫語言。

參賽細則：

- 1、每位參賽作者只能提交參賽作品一篇。
- 2、參賽作品字數限制：8000-10000 字（註腳和參考書目不計在字數內）。

- 3、參賽作品必須為原創，含抄襲成分者，概不接受。
- 4、參賽作品必須為個人研究。
- 5、所有參賽作品必須未經任何方式發表。
- 6、得獎作品的一切版權歸陳贊一博士教育基金有限公司所有。
- 7、陳贊一博士教育基金有限公司擁有第二屆陳贊一博士世界華文微型小說研究論文獎（2023）的所有解釋權。

獎項：

- 1、每年選出得獎作品一篇。
- 2、得獎作者可獲紀念獎杯一座、獎狀一張，與港幣一萬元正。
- 3、陳贊一博士教育基金有限公司有權決定獎項從缺或增加得獎名額。

截稿日期及交稿細則：

- 1、2023年3月1日開始收稿，截稿日期為2023年9月30日。
- 2、作品必須以WORD檔案並附個人資料（包括真實姓名、筆名、國籍、性別、年齡、常住位址、聯絡電話、聯絡電郵及500字以內的個人簡介）經電郵flashfictionanna@gmail.com遞交；WORD檔案名必須包含國家及地區名稱、作者真實姓名、作品名稱。

2023年11月底，世界華文微型小說研究會協辦的第一屆陳贊一博士世界華文微型小說研究論文獎(2023)，經評審，湖南邵陽學院文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袁龍撰寫的《論東瑞微型小說的敘事藝術——以微型小說集〈轉角照相館〉為中心》脫穎而出，獲此殊榮。

袁龍，39歲。現為邵陽學院文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湖南省高校青年骨幹教師，兼任中國微型小說學會理論委員、湖南省文藝理論

學會理事、邵陽市作家協會副主席、邵陽市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
主要研究領域為文藝理論與微型小說。參與中國國家級社科基金專案
2 項、主持省部級科研專案多項，發表論文 20 餘篇。獲第一屆中國微
型小說（小小說）理論獎入圍獎、第二屆中國微型小說（小小說）理
論獎、第十五屆湖南省社科優秀成果獎等榮譽多項。

2024 年 8 月，第二屆陳贊一博士世界華文微型小說創作獎
（2023-2024）評獎揭曉：新加坡文藝協會副會長曾國平（語
凡）先生的微型小說作品《父親的香》獲獎，並獲獎盃與一萬
元港幣的獎金。

2024 年 12 月，由陳贊一博士教育基金有限公司主辦，世界華文
微型小說研究會協辦的第二屆陳贊一博士世界華文微型小說研究論
文獎(2024)的得主是中國微型小說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高健，獲獎作
品是《微型小說文體美學論稿》。

2025 年 8 月由陳贊一博士教育基金有限公司主辦的第三屆陳贊一
博士世界華文微型小說創作獎(2024-2025)的得主是馬來西亞的女作
家朵拉，獲獎作品是《無字鄉愁》。

2025 年 9 月由陳贊一博士教育基金有限公司主辦，世界華文微型
小說研究會協辦的第三屆陳贊一博士世界華文微型小說研究獎(2025)
的得主是劉海濤教授。

2025 年，陳贊一博士教育基金會在香港大埔藝術中心舉辦了第一
屆陳贊一博士香港世界華文微型小說作品研討會，重點研討了凌鼎年
（中國）、希尼爾（新加坡）、朵拉（馬來西亞）、謝志強（中國）、語

凡（新加坡）、陳贊一（中國香港）與劉以鬯（中國香港）的作品，收到了很好效果，引起了多個國家與地區媒體的關注與報導。

2024年，陳贊一博士教育基金設立了“香港仔浸信會呂明才書院圖書館陳贊一博士世界華文微型小說特藏”及“陳贊一博士教育基金陳贊一博士世界華文微型小說特藏”。陳贊一博士向中國與其他國家、地區的微型小說作家出資徵集、購買他們的微型小說集子，以便集中展示。

另外，陳贊一博士教育基金會從2014年開始，每學年舉辦一屆陳贊一博士聯校（全港中學）微型小說創作獎，即每年9月，到第二年的8月。陳贊一博士聯校微型小說創作獎的舉辦宗旨是：透過微型小說這種以小見大、精巧、別致的文學形式，提升青少年的正向思維，生命質素，和他們的觀察、思考、反省、歸納、創作與寫作的的能力。

陳贊一博士教育基金舉辦的陳贊一博士聯校（全香港中學）微型小說創作獎，並出版了十屆陳贊一博士聯校微型小說創作獎得獎作品文集。上述獎項設初中組與高中組，每組設冠、亞、季軍各一名（各獲獎學校獲獎杯一座；獲獎學生獲獎杯一座、書籍現金券及獎狀一張），優異獎各五名（獲獎學生獲書籍現金券及獎狀一張）及推薦獎若干名（獲獎學生獲獎狀一張）。

到目前為止已舉辦了第十二屆，分初中組、高中組，發現、培養、獎勵了幾百位學生，還結集出版學生的優秀作品，播下了微型小說的種子，功不可沒。如果一百位獲獎的學生，將來有一位成為作家或業餘作家，或者寫寫微型小說作品，那這種春種秋收的功績就不可低估。

從世界華文微型小說文壇來看，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印尼，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韓國、瑞士、奧地利等國家都有開展微型小說活動，規模大些小些，活動多些少些而已。相比較而言七八九十年代，中國臺灣的極短篇創作，與香港的迷你小說創作十分紅火，一度對中國內地的微型小說、小小說創作有不小的影響。新千年後，主要是中國的微型小說、小小說創作影響海外。疫情以後，像陳贊一博士教育基金會如此執著地頻繁地舉辦一系列微型小說活動，是少有的，這些活動一屆屆辦下去，就辦成了微型小說品牌，意義就不一樣了。

這些活動，我每年的《世界華文微型小說大事記》都會記錄在案。我撰寫、出版的《世界微型小說百年大事記》中多次記錄到陳贊一，有他出版的微型小說集子資訊，有他操辦的微型小說活動等。總而言之，陳贊一博士在世界華文微型小說文學史上，會有一席之地。

2022年，我看到了香港陳贊一博士基金會舉辦世界華文微型小說創作獎徵文評選，我投了稿，獲了獎，這才真正有了聯繫。不過更確切地說，是與陳贊一的太太曾群英有了微信，有了郵箱，有了電話，有了聯繫。至今，我還是沒有與陳贊一博士當面交流過，也沒有與他通過電話，甚至沒有他的微信，只能算是心儀已久的文友。

總而言之，如果誰寫香港的微型小說史，陳贊一這名字是繞不過的。即便中國的微型小說史，世界華文微型小說史，陳贊一的創作，陳贊一的貢獻也會記上一筆。就算放在世界華文微型小說文壇，陳贊一也是排得上號的，也有他的一席之地。因為他為微型小說文體已做

的，與正在做的、準備做的，影響會越來越大。

2026年1月22日於江蘇太倉先飛齋